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披着星星上学的日子

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我小时候在老家上学的那段岁月,也许就是青春时光里的匆匆一瞬,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永远都无法忘怀。就我初中二年级在合力学校的这段经历,现在想来仍然值得我回忆、去珍藏、去感恩。

合力学校离我家有三四公里路。那时乡下没有公路,更没有代步工具,出行基本靠双脚,乡间的小路又窄又小,单程从家到学校要走近一个小时。学校要求早上七点前必须到校晨读,对我们这些路远的学生来说,一般六点半就要从家出发。父母很辛苦,早上五点钟就要起床,给我们做好早饭和午饭,早饭在家里吃,午饭要自己带着。到了冬天,白天很短,天还没亮,我们就要去上学,到了学校晨读完了才看见太阳慢慢升起来。同学们常说,我们就是披着星星去上学的人。

偏偏上学路又不怎么好走,去学校要路过一片坟地和一片片空旷的田地,往往走很远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小小年纪,一个人确实是不敢走,开始父母都要送上一段,陪着走过那片坟地,后来因为父母还得上工,我们几个小伙伴商量,尽量约好一起去上学。即便这样,那时我们都才十二三岁,一遇上什么情况,就会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每每这时,我们就挨父母们教的,几个人大声说话,或者边走边唱歌,给自己壮胆。我是一同上学路上仅有的两个男生之一,男生生就要担起保护女生的责任,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遇事不能慌张。

有一天,月黑风高,外面刮着大风,天阴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沿着河边的小路往前走,走着走着见前面有一团巨大的黑影,黑影边上还有一束跳动的火光,小时候我们都听说过“鬼火”,就是坟地里经常出现磷火,大家越想心里越发毛,吓得谁也不敢吱声,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前行,此刻大家下意识地把手都拉在了一起。黑影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时女同学小明子“哇”一声哭了起来,一头钻进了我的怀里。我们两个男同学紧紧地抱着几个女同学,互相安慰,壮着胆子,放声唱起了歌,唱着唱着,紧张的心情慢慢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黑影旁,定睛一看是一棵大松树,松树旁有一根火烛还在燃烧。原来这里是一个烈士的墓地,那天应该是个特殊的日子,他的家人清晨刚给他扫过墓。吃一餐,长一智,以后,我们有什么情况,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胆寒了。

合力学校在一个叫沈韩的庄子上。进入庄子,首先要经过一条宽宽的河,河面上架着一座长长的木桥,木桥的桥面是用一根根木棍铺设的,木棍与木棍之间有不小的缝隙,胆小的女生不敢走,需要男生搀扶着才能勉强地走过去。遇上刮风下雨天,由于木棍是圆的,非常湿滑,如果掌握不好技巧是很难走过去的。每次遇到不好的天气,我们这些小鬼只能爬着过去。要知道爬过去,就会把身上衣服弄脏弄湿。这还不算,过了桥就是一段陡坡,下雨后路面很滑,往上爬时经常有人滑倒,只要滑倒了就会满身是泥。到了学校,没有衣服可换,我们只好用自己的体温去焐干,等到衣服焐干了,再将泥搓掉。这样的尴尬几乎每个同学都遇到过,所以大家见怪不怪。女同学不如男同学方便,只能衣不离身,互相帮忙想办法把衣服上的泥去掉。后来,每逢下雨天父母就会给我们准备一个用塑料布做的雨衣,把身体裹起来,这样的事才慢慢少了。

二

我们梅塘的学生并到合力学校不久,学校就组织了考试。根据考试的成

绩,学校将初中的学生分成两个班,分数靠前的学生被分到快班,分数靠后的只能到慢班。我的成绩在中游,但按排名还是被分到了慢班。说实话,看到那些平时学习不如我,但这次考试考得比我的同学被分到了快班,我心里非常不服气,也感到失落,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适应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感受了,“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自己学会了安慰自己,到了慢班心里反倒觉得庆幸。在这个班我的学习成绩始终靠前,老师们也非常重视我,心想如果到了快班,自己可能还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一位女同学就没有我那么幸运了,在梅塘时她是一班上的学习尖子,自从我认识她,她就一直是我们的学习委员,那时候,我不认真做作业,她就经常跟我摆脸色,一副板正、认真的样子,还真有点班干部的范。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故意逗她,作业做好了也成心拖着不交给她,气得她最后自己给我做作业。到了合力中学后,因为考试没有考好,她也被分到了慢班,这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那么要强的人,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现实呢!从此,她完全放弃了学习,就像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一蹶不振,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上课不听讲,反过头跟我套近乎,目的就是为了能天天抄我的作业。也许是女孩子长大了心思就多了,加之她那么要强,没多久就退学了。

当时我的语文、化学成绩一直是慢班里的数一数二的,每次考试,即使跟快班里的大部分同学比,我的这两门成绩也是比较好的。语文、化学成绩好,是缘于一位老师,这两门课都是由他教的,这位老师叫王厚民。王老师个子不高,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人长得敦敦实实,一张憨厚的脸,满面红光,说话慢声慢语,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看就让人有种亲切感。他那时还很年轻,从教时间也不长,对学生特别好。在他眼里,学生都是好样的,不能分三六九等,每个人只要肯学习,成绩肯定能上去,所以他对学生以鼓励为主。

人与人是有磁场的,只要是王老师的课,我都听得非常认真,也十分喜欢,当然王老师对我也是厚爱有加。除了课堂上经常有意识地提问我,出题让我在黑板上演示,课后还为我开小灶。我的语文成绩确实也很好,似乎有那种天分,几乎没有什么能难倒我的,只要是背诵课文,我摇头晃脑读上一遍,保证记个大差不离,哪怕是文言文,也得得心应手,看上两遍,就能倒背如流。不光这,我的作文每次都能在王老师那得个“优”字,所以讨王老师喜欢,我也是有“资本”的。然而,化学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起初我对这门课不大感兴趣,正因为是王老师教我们,我慢慢喜欢上了化学。尤其是每次的实验课,王老师让我在讲台上亲自操作,什么二氧化碳、氯化钠、氧化镁的形成过程,我按照老师说的配置,进行溶解,一会儿就会发生化学反应,颜色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很好玩,于是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有空就缠着王老师带我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实践出真知,正是这样,我的化学成绩一路飙升,最后也冲到了前几名。

后来,王老师只教我们化学,语文课让一位资深的老教师唐烽教了。唐老师既教语文,又教政治,是一位非常敬业且很古板的老师,上课时表情十分严肃,不像王老师那样好沟通,谁要是学习不认真,分数考得不高,他会很严厉地批评,同学们都十分怕他。多年后,我已到中央机关工作,唐老师退休了还在为村里和学校写史,也许老师认为我干得还不错,就打电话,让我给他提供一份我自己的简历材料,主要是提供这些年我的成就。我既感动又害羞,向他表示了谢意,也表达了我的心情,希望老师能谅解我,因为在我认为,我所取得的这点成绩,都是老师们

培养的结果,要写也得写老师们为我们这些学生付出的辛勤劳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提供这份材料,也许唐老师对我产生了误解。但他不知道,学生在他面前十分汗颜。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自打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心里总想为老师们多争点光。

三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特别对家乡戏淮剧情有独钟,几乎着了迷,只要哪里有淮剧演出,我总是克服一切困难赶到现场看。那时候建湖县淮剧团人才济济,创作力量也很强,排演了不少经典的剧目,他们经常下乡,让我一饱眼福。像《珍珠塔》《祥林嫂》《杨家将》《十五贯》《岳飞》《封神榜》《秦香莲》《哑女告状》等,经常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剧看多了我就自己瞎琢磨,偷偷学里面的一些唱段,不知不觉也能唱上十几段。

我们班里还有一名男生,叫韩朝阳,他的嗓音极好,人长得也十分精神,每次学校里举办什么活动,都会安排他上台亮亮嗓子。不光我对他十分崇拜,他还是班里女生追捧的偶像,起初我跟他不熟悉,也很难“巴结”上他。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跟他唱了一段淮剧,他从此对我另眼相看,一来二去,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还成了“铁杆”,私下里他还经常指导我如何唱好淮剧。能和这位公认的帅哥和学习尖子成为好朋友,不知我当时有多么自豪。

那年冬天,寒假期间,市里的淮剧团要在初中学生里招唱淮剧的苗子,我竟背着父母和老师偷偷报了名。现场考试时,让每个学生唱两段,我没有经过一天的正规训练,也不懂得淮剧的基本常识,就初生牛犊不怕虎走进考场唱了两段。唱完后,考试的老师倒是对我十分感兴趣,可是当他们问我跟哪位老师学过时,我完全是蒙的,这才知道唱淮剧还要跟老师学,当然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了。可是我们班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一位女同学,在春节后开学前收到了淮剧训练班的通知,她被录取了,一时间成了我们合力学校的新闻。庆幸的是,那时学校没有人知道我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初试牛刀虽然失败了,但丝毫没有影响我对淮剧的喜爱。那时候乡下每家每户正好流行买收音机,我软磨硬泡,让父亲也买了一台,这下把我乐坏了,每天放学回家就打开收音机,专找淮剧听,有时听得很晚,父母一觉醒来,看我还津津有味地边听边学,怕影响我的学习,后来他们干脆就不让我听了。这倒是没有难倒我,我瞒着父母悄悄地请求上海的堂哥给我弄了一台袖珍式收音机,装在口袋里,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收听学唱。

这个爱好伴随我走进军营,在部队训练休息时,我常常被点名战友为“来上一段”,家乡的战友们每当听到我唱淮剧,训练劲头就更足了。不能不说,正是因为我喜爱淮剧,成就了我以后创作歌词,这些年,我创作了近千首歌词,有500多首被各类活动、晚会和电影电视剧采用,有些歌曲已家喻户晓,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这些年,我常常回忆起在合力学校读初中二年级的日子,虽然不到一年,但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美好,特别是披着星星去上学的日子里,我们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踏着春天的气息,看油菜花开,闻着沁人心脾的草香,伴乐苗一起成长。最是难忘,童年时光经历的那些永远值得回味的美好,犹如一幅幅画面,如今仍在眼前,在翻滚的麦浪里,吹着麦管,采着野花,尽情嬉戏;在稻花飘香的季节里,顶着烈日,捡着蝉壳,伴着蝉鸣一起忘情地歌唱;在秋意绵绵中,伴着秋色,收获快乐,放飞希望;在寒风里,踏着冰雪,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

□余超荣



糕。这里又是老街中心有名乐队的集散地,每个乐队有七八个人,他们除了鼓乐器具齐全,还专门配备了统一的服装,请到哪支队伍,都是鼓乐齐鸣,前边挑(挑礼品担),后边敲(鼓乐齐鸣),整齐列队好热闹。每到逢年过节,都要举行踩街活动,必经之地就是鱼市口,踩街队伍每到商户门前,各家都要放鞭炮,祈求生意兴隆,平安吉祥。

老剧场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是一批热爱戏剧的人士集资兴建的一座地方戏院,后毁于火灾。之后由部队驻军和当时公社地方共同出资,重新建起一座标准的戏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戏院在当时公社领导重视下又进行了重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延伸到八九十年代,老剧场就像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群众演员,扮演着各种角色。当时和朋友进剧场看上一场电影,或看上一场淮剧大戏是年轻人向往的事情。当时社会上曾经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剧场门前很热闹,每天争相看海报,戏曲电影天天有,赶快排队去买票”。而为老剧场兴起的一大批服务行业,如汇民旅社、熊家茶炉、钱大馄饨、东大饭店、同庆楼、海陵饭店等,为前来开会,看电影、看戏的群众提供周到的服务。

海陵河是益林老街的母亲河,两岸的货运码头也是星罗棋布。由东向西,东首有轧花厂货运码头,益林油脂厂货运码头,益林米厂、益林粮管所货运码头;中部有搬运站码头,轮船码头;西端有耙头街码头,煤球厂码头,食品站码头。这里重点介绍的是轮船码头。

海陵老街的轮船码头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人们出门远行,必须提前到轮船码头买票,从益林上船向南分别经过东沟、小河口、藤胧、港口、高作、建湖、盐城。在建湖换船经兴化,至高港,换乘客轮至上海,一般需两天半时间,每天一班。坐船去江南虽然时间长一点,速度慢一点,但是可以慢慢欣赏沿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了解沿岸的风土人情。每个坐船去过上海的人回来,带的上海饼干、大白兔奶糖都要在亲友面前炫耀一番,说明她(她)已见过大世面,说者很开心,听者很羡慕。

海陵老街虽然不长,但是留下多处宝贵历史遗存,老街东首有曾经红极一时的益林米厂,生产的大米、挂面曾经畅销国内各大城市。益林粮管所也有近十座大型粮食囤库,是阜宁西南片的粮食储备基地。华中银行曾经是第四军华中地区的货币发行之地。德华医院又是第四军三师所属的部队野战医院。汇民旅社、东大饭店、海陵饭店、三八饭店、同庆楼等一批饭店,名闻遐迩。国营蔬菜商店、水食商店,生产经营的酱油、肉食品也是益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鱼市口西侧印刷厂曾经是第四军华中地区印制货币的工厂。染浆坊、缝紉厂、煤球厂、玻璃厂、食品站都是当年叫得响、数得上的县属社办企业,而卖大糕、酱油等一批百年老店经久不衰,如今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海陵古街

海陵古街始建于明朝,盛于清朝。有:“海陵小街二里长,门庭若市很繁忙,五花八门样样有,昔日今朝更辉煌”美誉。波光粼粼的海陵河镶嵌在“苏北小上海”益林的腰带上,而海陵古街又把一个个商铺景点串连到这条多彩的腰带上。沿海陵古街而建的耙头街、鱼市口、老剧场、轮船码头等古街道像一位世纪老人默默见证了海陵古街的昔日辉煌和历史变迁,留有益林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据益林镇志记载:热闹非凡的海陵西路和横向的南北小街形成古老的街道。东西走向的海陵街像耙子的柄子,南北走向的街道又像耙子的头一样,因而取名耙头街。

新中国成立前,安徽、山东、河北及本地大批客商来到此地交易猪、生、姜、大糕、酱油等产品,有走旱路,有走水路,海陵河边,商船如云。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镇有千家店面,门泊万艘商船。”当年,大批外来客商汇聚耙头街,给老街注入巨大的商机和无穷的活力,除要提供庞大的商品交易,还要提供客商的吃、住、行,古街的兴旺可见一斑。

鱼市口位于海陵路与人民路交叉位置,地理位置处于益林老街的街中心,东西、南北街道在此交会,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水运交通给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原来的供销社门市两层小楼就坐落在鱼市口的东北角,鱼市口西侧是有名的利民商店,也是大集体商铺,鱼市口周边整天是人流如织,摊点如云,蒸米糕、做烧饼、炸油条、配钥匙、修小秤、刻章等汇集于此,“小锤叮咣声,商贩叫卖声,行人嘈杂声,不绝于耳。小吃油香味,熏烧卤菜味,炒货香料味,吊人口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每当我们走到鱼市口,就有“想看不想走,看到就想尝,回想就觉丑”的冲动。

鱼市口还是婚丧嫁娶、生日满月购物的集散地,乐队的集散地。婚丧红白两事都要到此购买喜庆和奔丧的物品,生日满月也要到此购买馒头大

□赵安华



本版绘图:吴雨欣